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

承南良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三

置縣學

上元縣學在縣治西景定二年鍾知縣蜚英建

建學前記上元自程夫子主縣簿士迪于訓至今恂恂如也邑故未有學裁置弟子員四附於郡學官而廩於縣春秋釋奠先聖令服其服薦獻七十子兩廡下外是一無所與之東陽陳侯

建康志卷三十

一

寅至則慨然曰吾爲邑長於斯使士者無以藏修息游必郡之之焉不大恧歟顧邑賦輸皆上于郡微銖寸入蓋偃蹇睥睨者三年會負郭有民田入于官爲畝凡若干迺請于大尹觀文趙公其諾如響計使戶部倪公又欣然以廢圃衡從各三百尺有畸俾規以爲宮於是上元縣學一日權輿矣俟方薙蕪斬翳夷凹苴缺百工咸作亡何當代去恨役未及竟懼來者之弗緝也屬椅志所始椅竊惟三代之學莫備於周周公

所以經世變立人極六典具矣而建學養士之費獨未之聞及攷其制則巷有塾里有師朝夕出入有教自二十五家之間等而升之黨庠術序以達于國莫不有條約焉然後知井田與學校並行真千萬世良法也阡陌開士什九無常產學亦徃徃無定處長民者將聚而教則必飲食之宮室之而官無公田又必委曲於經常之外故其事視古人爲難獨慨今之學者月有試旬有課大抵不過務記覽工詞章釣取聲利而

學規云者又特出於一時有位之人類非聖賢旨意夫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所謂學也今使長民者孳孳焉以就所難而其學乃繆於古豈不甚可惜哉且侯之經茲役也必曰食焉而教基焉而廬蓋有爲之本者夫學亦若此而已邑之士其尙思侯經始之難視侯所以先立其本之意而程夫子之遺規緒訓益致力焉則爲無負於侯之所望若夫棟宇器服未潰于成則新令且至必能以陳侯之心

爲心椅敬執簡以俟續書寶祐戊午日南至宣
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梁椅撰

後記觀文相裕齋馬公再尹建鄴之三年江濤
不驚閩畫整暇命客周應合筆受條教補職方
乘之闕文謂

皇居 留鑰不可羣於麗譙以尊
君也乃爲 留都錄以冠之又謂 教宮禮殿
不宜旅於邑屋以隆 師也復爲儒學志以別

之自郡而縣有學皆志上元首諸縣學未建而
石有記應合乃卽鍾令蜚英而質焉令曰前令
陳君有志於斯會去不果刻石以望于後許君
繼陳又不果蜚英承乏始至承命府公立學第
一事也我儀圖之數月將潰于成時聞其語未
見其事一日登上元之勤清堂從容覩奧則畫
宮於堵爲殿爲學爲堂爲序爲門爲庖井如也
鳩工於廡鋸者左斧者右梁棟榱桷森如也諗
令曰咄嗟集事何其才役具民不知何其仁甫

閱月令來言曰學成矣堂一齋四未名敢請應
合曰明德新民大學之道堂扁明新可乎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以學文修行存忠主信名齋可
乎令曰諾又作而曰昔未建學而有記今既建
矣可無記敢并請應合固辭請益力則問之曰
上元名縣肇於唐五百年矣建學昉此何也令
曰昇爲州江寧建康爲府皆治上元郡有學矣
縣復立學則懼其贅而不敢爲縣以賦獄爲急
縣附郭又先急所急在彼視學爲迂而不暇爲

其自厲者知立學不可以已材與費又或制於
府而不克爲今府公以立學命我以寬條裕我
於是免於不敢不暇不克爲之誚蜚英之幸府
公之德也應合喟然嘆曰縣有學寔三代黨庠
術序之規武城弦歌豈以魯有類宮而弗之務
浮圖老子之居遍郡縣 素王之宮顧疑其贅
乎賈生慨簿書期會爲大故俗流失世敗壞恬
不之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學固先務也奚其迂所患者學立而教

不立謂迂且贅亦宜哉因攷之六朝縣未名上元時龍阜鷄山北郊西邸數學並立皆今縣境也立學雖多而世道日卑豈學之無益於世蓋未知所以教耳大經大法之不究談理以元爲高揆辭以靡爲工自以爲學非吾聖人所謂學也蓋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明至於我

宋克生眞儒若程純公發天理之秘張宣公精義利之辨眞足以揭希聖希賢之正鵠而遺後學之指南車也此邦寔二先生過化之地立學

於此其可不皇皇汲汲惓惓切切著明二先生之教以還三代之俗而洗六朝之陋哉令居袁蓋思李泰伯之言乎武夫賣降由詩書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則推本於教道結人心之故夫教道之要在於明天理辨義利而已義心根於天理之正利欲生於形氣之私不能以兩立也此長則彼消彼輕則此重其爲孝爲忠爲賢爲聖至於位天地植人極亘萬古而不泯者義心之積也其便已媒身遺

親賣友以至於欺君誤國舍義取生淪胥於禽獸者利欲之積也其初毫釐之差其極天壤之判姑卽是邦言之自古皆有死何獨忠貞卞公忠襄楊公廟食百世雖死猶生何杜充李昉之徒萬世切齒犬彘不若無它義與利之分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上元之濱長江滔滔地險可設人皆知之天理固於人心而利害不能移患難不能休夷狄盜賊不能奪此天險也教道結人心眞

設險守國之最大者歟夫如是然後知明天理辨義利之教不可以不明立學以明此教不可以不廣忱知所先務矣不是之務學雖多亦奚以爲令曰是吾志也府公之所以命也請事斯語壽諸石以詔吾士土木之費未也故不書景定辛酉秋八月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承議郎改添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參議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程其垕書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

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
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陸
伯戶馬光祖篆蓋奉議郎 特差知建康府上
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兼
淞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鍾蜚英立石

江寧縣學在縣治北景定四年王知縣鏗創建

建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三代

之學莫備於周周之制自比閭族黨以達州鄉
國都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凡屬民讀法鄉飲
鄉射以至于六德六行五禮六樂無非教以人
倫使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各得以盡其分
焉民化俗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世降
而秦壞田制燔詩書周家法度歷漢唐不能復
夫開我

宋儀式刑三代之典建國君民以教學爲先

建隆三年 詔修學 乾興元年兗州立學

皇祐四年藩鎮立學 慶歷四年州縣皆立學
縣有學實成周黨庠術序之遺意江寧金陵附
邑也爲江左望鬻宇尙缺典正朔款謁春秋奠
祀令佐率邑子附拜于郡庠自 慶歷抵于今
二百年矣假宮就師熟視焉而莫之問番易王
君鏜來長是邑簿書期會之外慨然以興學自
任蒞官以來凡可以撙節者銖積寸累是經是
營又值主學置官有師無學非所以稱

上旨遂度地于縣廨之北鳩工市材夙夜展力

士以此感奮不勸而相留守文昌姚公聞而壯
之出金穀以潰于成門臯如也殿邃如也明倫
堂曠如也廊翼爲二齊列爲四宿直有廬前廡
有位像設禮器靡不備嚴士于是可以藏修游
息矣然則羣居而教不可無養也官無公田不
可經久也又得田若干畝歸于學以繼廩粟王
君崇化善俗猥猥焉爲學校計者不以代去而
少衰繼自今游于斯者豈直弄筆以爲名位計
哉子職當共也臣道當盡也友當取端也夫婦

之道當知儀刑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選也明之斯盡之行之斯至之果能此道尙庶
幾國家建學立師之意若夫務記覽工詞章而
曰吾之學止于是非王君所望於二三子景定
四年 月 日奉議郎宜差充松江制置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巽記承議郎特添差松江
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同祖書朝散郎差
充松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趙時橐篆蓋宣教郎
知建康府江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王鏗立

句容縣學始建於唐開元十一年在縣衙之東

本朝開寶中修皇祐二年七月太常博士方君峻再
建元豐二年葉君表以縣南館驛改造紹興壬申淳
熙己亥重修寶慶丙戌王君通易民地添築墻垣左
右疏池嘉定戊寅祠明道伊川于正禮堂左寶慶丁
亥始建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宇與石刻亭對

重建學記奉議郎古栝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
事方殷軍須芻午之時內事拊摩以不失 聖
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 賢方

伯綏靖邊方之略既內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
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化民
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
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
邑者三茅之山峯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
勝而無巖崖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
以爲秦之亂茅氏兄弟實居之若武陵源然其
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乘之以爲於此昇

僂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遼東之去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旦莫遇之則九醞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鸞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君子以爲僂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可得而轉移者蓋後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實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徼福者爭趨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

無是則又窘於說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爲老聃而以其謙以自牧者爲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沖默爲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旣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爲師則問官名於郟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夷狄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爲前之二

說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爲後之說則不惟厚
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爲師之老聃誣之其
誕可勝誅乎雖然爲是說者東西南北之人非
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
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
道之以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
事乎君於是擢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
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撤
舊宇一新之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修

放侯泮之規 宸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
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湍
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宜總之爲屋六十
而牆之袤丈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秋之朔
閱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
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工以日凡萬有
一千二百而公不告匱蓋以均節有道私不告
勞蓋以勞來有方旣成屬宰記其事宰惟君之
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爲子衿城闕而已方緒次

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
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
書以揭之子盍爲我申言其義宰惟明德天所
均賦惟先明己之有是德而後能明人之德故
明德必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
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則無妄
念無邪思而憑虛御風等說可得入乎由是而
身修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
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婦子各盡其道安有

自絕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
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克明其德反是則
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爲耄荒而不可救藥也君
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
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誕者之罪
爲愚者砭云歲壬辰陽復日丹陽劉宰記并書
敷原王遂題額

溧水縣學唐武德元年建 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三十步 本朝熙寧二年知縣關杞遷於通濟橋之東南建爲學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修大成殿并建講堂齋舍鄭公剛中爲之記三十年知縣唐錫重修隆興二年知縣李衡增員養士淳熙十三年冬知縣房仲忽重建講堂十四年夏知縣李泳重修兩廡紹定二年知縣史彌鞏增建尊道堂於命教堂之後嘉熙四年知縣王儁建小學于戟門之右王公遂爲之記淳祐五年知縣趙崇乘重修大成殿六年又創

釣鼈亭於尊道堂之後臨淮水吳丞相潛書其榜七年三月重建戟門及櫺星門東西兩廡十二年知縣趙希崗建齋舍一十二間寶祐元年重修命教尊道二堂創學廩於西廡縣尉胡侁改命教堂榜曰明倫四年知縣喬進孫重建櫺星門加飭垣墻景定元年制幹趙介如權知縣事重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作亭于櫺星門外取易臨卦象傳辭榜曰教思前後縣大夫皆以興學爲務故溧水文風最盛貢舉爲多固山川奇秀之所鍾亦守令作成之所致云

重建學記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杞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侯謁廟之曰顧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翳蕭然煨燼之餘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飭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植賦取不均餅間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

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立程度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於暇日問孝弟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曩謂廢而不飭者今茲敢請侯卽日爲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翦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棲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湏之所外至小學爲屋一

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庚申二月丙午凡五十有八日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朴補壞而爲之者士旣鼓笈上丁釋奠升降拜起皆知在儒雅教化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荅問之言則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

以仁義忠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 朝廷取以備公鄉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旣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十年冬十月丙戌左奉議郎權尙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 勅令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記

建小學記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蓋自五家以上必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爲之師
匪直郡邑有養也士能言莫不有教十歲就外
傳學書計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
以窮理盡心修己治人之道秩然而不亂燦然
而有文匪直成人有德也自秦罷學賤士漢唐
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

仁祖而郡有學官中興以後縣令亦稍增置然
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安能比屋而有士君
子之行哉幸而學設教修人不知奉親敬長之

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洒埽必無加帚拘袂
之儀應對必無負劔辟咄之容進退必無徐行
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動無五射五御之文
靜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
聲病得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
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
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基濬井而無其功
宜乎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末管氏弟子之
職內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

良而已溧水居昇宣間當王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無之而時王立制以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鞏爲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爲小學旋即學西闢地爲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者二十人爲率詩賦屬對隨力所進課試

有程教導有師表勸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廩五百斛不足以贍生徒至是歲輟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旣會永寧鄉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供天造地設若有爲而然土風興行人材輩出前之成者後繼之今之進者來未已小則蒸蒸而出大則亶亶而升還成周而陋漢唐自茲始矣大書課冊俾記其成遂曰小學之於大學爲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大學者因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卽事以觀天下之

理誠使幼學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於序學而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顧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然賦有物混成而知志不在溫飽歌願秉清忠節而廟堂稱賀對鸚鵡能言爭似鳳而稱精神滿腹驥隳地而動千里之想木脫穎而有聳壑之標王朝以此得人名賢

所不廢也苟惟士無學師無教挑達而有在城之譏色笑而無匪怒之教互鄉之不保其往闕里之欲得速成童子而有成人之風嬉戲而有襟裾之詠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旄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君賣國以爲鄉里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旣立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抑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儁北海人寺丞田子爲國

正申後國正以正學粹行承學趙丞相汝愚寺丞以清節懿行受知黃尚書度則其政也豈簿書期會而已哉遂少與寺丞同師事黃公今老矣躬耕句曲山下猶及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而爲之記嘉熙庚子清明日金壇王遂記并書丹陽洪東哲題額

教思亭記溧水壯哉縣治難其人開慶己未冬番易趙君幾道繇闔幕被選攝邑事羽書正殷民恃無恐明年春武偃文修釋奠先聖先師迺

作亭宮墻之外以萃冠帶以觀示衆庶蓋地之最勝處也澤上有地在易爲臨故取象傳之辭名以教思方求扁于府公裕齋先生而檄召還幕未遂也又明年邑人思之公命復往大書教思二字授幾道刻而揭諸楣正賓興時也府統縣五登名大府者合十有三是歲溧水居其八六經皆推首選士登斯亭動色而胥慶曰趙君之政足以寧我趙君之教足以淑我馬公任之足以福我去而復來足以懌我吾邑貢士素多

未有盛於此時是教思之作足以興我坡老嘗言君子爲無窮之教以保無疆之民願記其事以爲無窮幾道乃以其士之意移書屬筆於余余於幾道有幕府交承之好辞弗獲命乃爲之言曰臨之爲象坤上兌下厚德載物坤之順也朋友講習兌之說也容保無疆蓋取諸坤教思無窮蓋取諸兌不有所保奚其臨不有所教奚其保故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而已幾道其有得於斯乎何哉所謂

教者周官鄉大夫之職受教灋于司徒以三物教其所治知仁聖義忠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而道在其中本末相須闕一不可教於平日攷於三年之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帥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賈公彥釋之曰帥其衆寡集於庠序之前皆來觀禮之人也知所觀則知所教矣斯亭也殆爲觀禮者設歟教不在亭而有教之思焉此幾道名亭之意乎臨不以力而以教教不以迹而

以心涵濡游泳意思深長賢能之興於斯爲盛
可以驗幾道之教而府公巨扁爲不辱矣或曰
六五臨之主知臨大君之宜吉大君臨天下者
也今以臨之教思施於子男之國宜乎否乎曰
臨天下者之所以教正有望於臨一國者之推
其教也國無大小皆務其教則天下之教成矣
今府公臨大江之東思以廣大君之教幾道臨
子男之國思以廣府公之教賢能之興出長入
治卽異日之臨民者又當思所以廣邑侯之教
所以爲無窮也所以爲無疆也程子傳曰教導
之思至忱無斃容保之心廣大無限幾道盍與
其士勉之哉景定辛酉歲十月旣望承直郎江
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

溧陽縣學後漢光和中溧陽長潘乾嘗立校官其碑

銘尙班班可讀紹興中喻仲遠尉溧水得此碑於固

城湖之傍

湖在今溧水縣界立見于後

其地在當時必縣治也唐

有縣令柳均興學校養生徒其事見于斷碑

碑在今縣之舊

國初縣學未設淳化五年縣令夏侯戩建宣聖廟於

縣西門外

其地卽今西門內廣惠行祠

皇祐四年知縣查宗閔移

學於縣城東南隅崇寧中知縣李亘增廣齋舍於學

前卽高爲堂曰挹秀大觀三年邑士又於學前建閣

曰折桂建炎末潰兵撤屋爲營唯餘大成殿紹興十

八年知縣施祐因舊基興勅時有寓公尙書郎閻彥

昭率里豪醵金助經費粗成而未備二十年知縣周

淙重加葺治殿後建堂曰德化歲久頽毀慶元三年

知縣李卞修整嘉泰中知縣趙贊夫重修仍建待聘

軒於德化堂之後嘉定初知縣李大原王棠皆嘗整

葺王又建濂溪明道伊川龜山四先生祠堂及靈星

門有興能觀光尙志麗澤四齋學長學諭直學教諭

等位及直舍會食所十三年知縣陸子適重修齋廡

甃砌堦庭製三獻官禮服立楊忠襄公祠堂增置祭

器所書籍所及學教改造庖福學前臨溪扞闢射圃

養士之計時有增益

瞻學秋料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三升六合八勺夏秋租

錢四百五十六貫三百一十七文

新修文宣王廟記善乎董仲舒之稱人受命於

天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服牛乘馬圈豹
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
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
子夫能使人爲君子者惟吾夫子之道焉今天

下郡邑皆得立夫子廟而不能尊修之其何以
示教化哉溧陽縣夫子廟舊處其縣西偏旣隘
且弊今縣宰太子中舍查侯嘗議欲遷之邑東
南隅重役民而未果居一日邑民相與爲請願
獻其地合材而遷之查侯曰汝曹無乃勞乎邑
民皆曰曷者明府當荐饑勸分粟以餉貧者曰
俾築隄捍水墾陂之田衆賴以活且有欲富斯
民之意此何以報之今又議遷夫子廟將教以
善道如是厚賜敢不子來於此乎於是翕然興

功倏焉畢事殿廡之制聖哲之像咸得其宜足以使邑之人園冠方領遊乎其內奉縣大夫之祭豆侍鄉先生之經席知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上下之節而安處孝悌樂循中和以興賢能以受爵祿入其境則將見男女之行路者由乎左右少壯之負荷者併其重輕至其鄉則將見訟田者閒漁泉者遜然後溧陽之民知查侯之德不可忘也夫查侯所以當饑歲役民而民忘其勞者由誠心之所及爾使長人者皆能如是則

何事之不立何政之不行乎申翁所云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者斯之謂矣廟旣立查侯以交見託上龍謂茲事可舉以勸遂欣然書之皇祐四年九月七日沈士龍記

紹興重修學記溧陽縣學其權輿不可得而知考諸夫子廟記蓋皇祐四年自西城遷今處閱時旣久廢葺不常最後建炎未有潰兵至撤庠屋爲營壘唯餘大成殿厥基自是爲墟矣紹興癸亥秋 天子大興學校建陽施祐爲邑之明

年始合大家富室建今學又明年且成實紹興十八年也吳興周侯淙眎施侯爲隔政既謁先聖先師徧觀鬻舍惜其成而未備二十年春遂因其室廬之顛仆者垣壁之頽圯者戶牖之疎腐者瓦甃之缺折者黝堊丹瓦之未設者悉易葺而彰施之輪奐新矣文采爛然屹當邑之東南如涌鰲背上物會是歲詔舉多士令先期赴鄉飲酒乃得應侯奉行惟力禮意有加於是邑居自達官而下畢來韋布雲集比異時爲特盛

邑之人獲觀進退揖遜登降之節莫不稱歎以爲侯既能具嚴殿庭以展釋菜禮又能飾堂廡齋序以容士夫周旋乎其間眞盛舉也旣事休工侯迺命其僚三衢陳聞遠爲之記聞遠竊惟國家中興旣修鄰好置威武於虛空不用之地首闢賢士關開教化原又詔郡邑恢庠序養士類所以尊名教作人才者德至渥矣故雖偏方僻壤弦誦之聲如沸繫守令宣化之力也矧是金函疆井廣袤民物夥繁雲峯秀水平遠可愛

其淑靈之氣當不在川珍陸異必萃之於是
宜才士輩出收科第如摘髭而登法從者接武
並進它日三事之任尙庶幾見其人決非偶然
矣抑知庠序之不可以不修也固邑人之願也
亦侯之職也譬之居室始焉而合不若少焉而
全全必臻於美然後爲至計侯之功信美矣推
是心以往知其能粉飾治具黼藻王猷必矣是
用紀其實云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陳聞
遠記

慶元重修學記古者諸侯之禮天子命之教然
後爲學夫以國君之尊欲以化民成俗非有王
命則不得專焉魯爲周公後承命有素至僖公
能修泮宮則詩人頌之抱亦以是爲務者或寡
歟 國朝恢宏聖道崇尚儒雅凡郡縣皆立庠
庠置生員以闡人文可謂盛矣其於教也宜若
易然建康爲今大府溧陽爲府名邑而校官興
廢不常豈不繫諸人乎 中興歲踰二紀吳興
周侯淙宰邑始克有成自是復四紀矣歷日彌

長理葺滋怠漸致頽毀瓦礫草莽幾爲荒墟今姑蘇李侯來莅邑事乃復整備人士胥悅庀職其間者儼然相率來造曰吾鄉是役成之惟艱幸而得人以能及此不可以不記自隳圯以來前後非不經營而莫得其要財耗於並緣事弛於因循而已今令君乃擇士之公勤者劉康國樂黃中董其事材美工良吏胥唯謹不旋踵而增屋三十餘楹輪奐畢備有加於昔向也諸生絃誦無所每禮謁釋菜值雨雪淖濘則凜然顛

仆是懼其曷能恭肅今廊廡顯敞齋舍有序執禮肄業足伸嚴敬進道之誠將有擢巍科登顯仕踵前烈者顧不媿歟天下之事唯心之公者足以成務若曰寬猛從所設施令君之心主於惠愛視民如子唯恐傷之而無私意焉不知者病其柔也校官之不修豈累政皆無是心哉困於財計之督責安有餘力興滯補弊今令君爲政三年無催科之虐而期會不虧又推常額之餘顯設黌舍焉匪特是也社稷之壇郡邑重事

也正義之廟風化所繫也皆廢不葺挹秀清暉
二水門所以固一邑之襟抱亦置不問今皆圻
立一新矣孰謂柔寬不足爲政哉皋陶敘九德
首曰寬而栗柔而立成王告君陳曰寬而有制
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令君之心其公也
其栗其立其有制者也其爲我記之煇衰遲屏
居且文筆非所閑習老病益蕪塞奚足任此然
身爲邑民目其荒廢閔焉願其復起者有年矣
今旣樂李侯之能底於成又喜諸人之言爲有
理也故直爲具道其意以諗來者俾時葺之勿
使復壞焉侯名卞字茂鄉己丑鄭榜進士也慶
元丁巳夏四月辛亥記